

中南戲曲選

第二輯

打花鼓　百日緣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南戲曲選

（第二輯）

打花鼓

百日緣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



總110初42　36開　43頁　36,000字

中南戲曲選（第二輯）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編

一九五三年六月初版

中南人民文學藝術出版社出版

漢口蘆溝橋路四興里

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發行

漢口黃興路二十五號

中南工人日報印刷廠印刷

1—7,100　　定價二千七百元

目錄







打花鼓劇照



百日緣劇照

打花鼓（漢劇）

人物：

賣藝人（簡稱『藝』）
賣藝人之妻（簡稱『妻』）
曹相公（簡稱『曹』）

（八板頭，賣藝人之妻上，走身段，然後賣藝人上。）

妻：（唱）

身揹着、身揹着花鼓，

藝：（唱）

手兒執着鑼，





妻、藝：（同唱）

夫妻二人秤不離砣，

會唱歌，

穿街過巷兩足快如梭，

强顏陪歡笑，

含淚作唱和，

這樣的生涯有苦對誰說，

只爲餬口、夫妻無奈何，

戲耍場中那怕人兒多。

妻：（唱）

我的漢子喲，

藝：呃，

妻、藝：（同唱）



唔多人唱一個鳳陽歌。（重句）

藝：（白）老婆，

妻：漢子，

藝：今日天氣晴和，我們上長街鬧鬧買賣。

妻：咱們走吧。

（出門，同帶門介。）

藝：（念）家住在鳳陽，

妻：兩足走忙忙，

藝：賺些錢和米，

妻：回家度時光。

藝：來此一個大戶村莊，你等一會，我去鬧鬧買賣。

妻：快去快來。

藝：這大個地方沒有人，待我把鑼響亮響亮。（敲鑼介）

（曹相公上）

曹：哪裏這熱鬧吓？

（賣藝人敲鑼介）

曹：你是做什麽的？

藝：大相公問我，請看招牌。

曹：你是賣糖的？

藝：不是賣糖的。

曹：打報鑼的？

藝：也不是。

曹：這不是那不是，我猜不着。

藝：我是一個打花鑼的。

曹：這就不對，世間上祇有打花鼓，哪有打花鑼。

藝：大相公，有鑼必有鼓。

曹：看你這個樣兒，不像個打花鑼的。

藝：我像個做什麼的？

曹：好像個收漿跑快的。

藝：什麼叫收漿跑快呀？

曹：實對你講。好比人家大戶莊村，晒得有乾不乾、濕不濕的衣服，有人在那裏，你把鑼敲幾下，說是打花鑼的；沒有人在那裏，你把人家的衣服收下來，夾倒就跑。這就爲收漿跑快。

藝：那不是偷盜人家的？

曹：那還要說！

藝：大相公，我們出門賣藝，不是那等人。

曹：管你是不是那種人，與我快些走開。

藝：鬧一套？

曹：快走吓！

藝：幫幫場子。

曹：討厭，夥計們，拿一根大槓子，把他槓起走。

藝：老婆，這是個壞東西，不要理他，我們走吧。

曹：（見賣藝人之妻）慢着，噫，哪來這好看的一個大姐呀！大姐是做什麼的？

妻：我是打花鼓的。

曹：着呀，這才是打花鼓的。

藝：我是個打花鑼的。（敲鑼介）

曹：我又沒有問你。

藝：我們是一路來的。

曹：大姐，他是你的什麼人？

妻：他是我的漢子。

曹：這好看的人，怎麼配那樣一個大老粗，大姐，你看我——

藝：我看你好像她的兄弟。

曹：那我不成了你的舅子？

藝：我還不要你這個崽舅子。

曹：討厭。大姐，你家住哪裏？

妻：家住在鳳陽。

曹：大地方，我到過。

藝：你幾時到過？

曹：做生意買賣。

藝：做什麼生意買賣？

曹：販粗糠去，帶馬浪骨回來。

藝：那是什麼買賣？

曹：大相公做的買賣有輕有重。

藝：我看是太不值錢。

曹：你家住哪裏？
藝：家住老廬州。
曹：你二人路隔多遠？
藝、妻：千百里程途。
曹：是怎樣到一堆的？
藝、妻：大相公，常言道千里姻緣一綫牽。
曹：（戲謔地）我把大姐這一看，用不着綫牽，頭髮絲一帶就攏了。
藝：大相公，我們兩人不要頭髮絲帶就攏了。
曹：我們兩人好有一比。
藝：好比何來？
曹：鹽船上的篾纜子。
藝：此話？
曹：用天車都絞不攏來。

藝：誰像你這個輕身骨頭。

曹：大姐，你的花鼓多少錢一套？

妻：大相公眞要聽花鼓嗎？（與賣藝人換過眼色）我不作主，問我的漢子。

曹：她不肯當家，要我問他，我又見不得他。

藝：我不才，是個花鼓老闆。

曹：喲喲，他還拉起架子來了，我抬舉他一下；喂，老大！

藝：老二。

曹：我又沒有跟你拜盟，怎麼這親熱？

藝：你叫我叫老大，我就叫你做老二。

曹：我叫你老大是抬舉你。

藝：我叫你老二是奉承你。

曹：我叫你老厭！

藝：我叫你老鼈。

曹：忘八蛋！

藝：大相公。

曹：（應）呸，上了當。喂，花鼓多少錢一套？

藝：三百大錢一套。

曹：可有還價？

藝：漫天要價，舅子還錢。

曹：就地還錢。

藝：把多少？

曹：把這些。（出食指介）

藝、妻：想必還了一百個錢，頭筆生意，開個張罷。（敲鑼鼓介）

曹：慢着，還要少。

藝、妻：再少！十文銅錢拿不出手。

曹：好比瞎子打火……

藝：此話？

曹：一文（鬧）！

藝、妻：哎，一文錢聽什麼花鼓，咱們走罷！

曹：轉來，三個錢唱兩套。

藝、妻：哎，添了半個錢，走！

曹：慢着，慢着。

藝：不要鬧，我們還沒有開張，你到底把多少？

曹：這樣，也不依你的，也不依我的，大姐說多少就是多少。

藝：硬要我老婆說才算？

曹：祇要她一句話。

藝：好，你去問吧。

曹：大姐，你說吧。

妻：大相公，常言道錢財出在貴人手，就與咱們一百錢。
曹：慢說聽花鼓，這一句話都值得一百錢。
藝、妻：好好，我們鬧起來。（同敲鑼鼓介）
曹：慢着，這裏唱了哪個把錢？
藝：該你把錢。
曹：該我把錢就到我家裏去唱。
藝：你家在哪一門？
曹：我又沒有犯法，怎麼『枷』在哪一門？
藝：要怎樣說？
曹：府住。
藝：不知路徑。
曹：隨我來。
藝：大相公貴姓？

曹：姓曹。
藝：大號？
曹：曹月，我還有個外號的。
藝：叫什麽？
曹：曹大把！
藝：怎麽叫一大把？
曹：不是。要是你們的花鼓把大相公聽熱了，遇着什麽就抓一把給你們。
藝：好大方。遇着錢？
曹：抓一把。
藝：銀子？
曹：抓一把。
藝：沙呢？

曹：抓一把。哎，你才抓沙。到了，進來。大姐，你看大相公幾大的朝門！

藝：哎呀，好大的牢門。

曹：哎，朝門。

藝、妻：到了，鬧起來。（同敲鑼鼓介）

曹：慢着，我家裏不動響器的。

藝：哦，你家裏死了人？

曹：哎，大相公喜歡的是淸唱。

藝、妻：唱不來。

曹：怎樣唱不來？

藝、妻：缺少個打岔的。

曹：往日是誰？

藝：是我的兒子。

曹：你的兒子呢？

藝：沒有帶出來。

曹：好，大相公來給你們打岔。

藝：那大相公不成了我們的兒子；不行。

曹：哎，當假不當眞。

藝、妻：我們是熟的，你是生的，不要胡𠴨亂碰，照眼色行事，鬧起來！（唱三更天）

三更天，睡不着，

又聽得街坊（街坊的）人鬧，

叫丫環，你與我推開紗窗瞧一瞧，

却原來盡都是一般（一般）年少，

琵琶兒對着三弦子，

鼓板兒對着品玉簫，

琵琶兒彈不過三弦子……

曹：（白）大姐！

妻：（唱）大相公！

藝：（唱）冒了風，

妻、藝：（同唱）

只唱得我夫妻手舞足蹈。

（賣藝人見曹相公失態，不悅，最後又在他耳邊敲鑼介）

曹：這做什麼！

藝：這是一下底捶。

曹：免了。

藝：免了不熱鬧。

曹：唱呀！

藝：唱完了一回。

曹：一會就唱完了。

藝：再唱？

曹：你去歇一會。大姐，我要點戲。

妻：點什麼戲？

曹：聽說你們有個『倒抓癢』，

妻：可是『倒扳槳』？

曹：不錯，不錯。

妻：有的，等候一時，漢子這廂來。

藝：老婆何事？

妻：大相公點了你的首齣。

藝：可是『倒扳槳』？

妻：正是。

藝：該我一個人唱。

妻：該我歇息。

藝：這一百錢該我。

妻：（笑介）我不要你的。

藝：噫，這一看，大相公倒是個內行。大相公，我服了你。

曹：服我何來？

藝：服你會點小曲。

曹：好話，大相公拿了錢就是會玩。

藝：你點的是『倒扳槳』吧？

曹：是的呀。

藝：該我唱。

曹：吓，該你，有沒有她？

藝：不與她相干。

曹：哎呀，謝謝你，我改戲。

藝：是你點的。

曹：我不要！

藝：我說唱就唱。（念）

嚨的咚、嚨的咚，

芭蕉樹上結蓮蓬，

石滾破了用針縫，

七八十歲的公公發臍風，

月窩裏的娃娃撒酒瘋。

曹：好了好了！

藝：姐在房中悶沉沉，情郎跌跪地埃塵……

曹：好了，算你一齣。你歇一會，叫大姐唱。

藝：好吧，老婆你唱吧。

妻：（唱）

連年災荒鬧不停，哎……喲，
兒女百姓難生存，
祇說世上皆一等，（寶藝人一同歌舞）
誰知人間（不的）、不公平。
朱門酒肉臭，
街頭叫苦聲，哎……喲，
清歌妙舞奉上賓，哎……喲，
人家歡喜我傷心。（寶藝人又敲一底捶）

曹：怎麼又敲一下？
藝：還不是底捶。
曹：免了的。
藝：免了不熱鬧。
曹：唱呀！

藝：又唱完了。
曹：淸唱沒有味，到花園裏大鑼大鼓鬧起來，熱熱鬧鬧唱一套我聽。
藝：不知路徑。
曹：隨我來。
藝：花鼓咚咚上長街，
妻：引動四方君子來；
藝：唱得列位心歡喜，
曹：老厭，賞你三文銅錢買草鞋。
藝：我們不要分外財！
曹：到了。此地可唱得開？
藝：唱得開。
曹：鬧起來。
藝、妻：鬧起來！（唱『鳳陽歌』）

鳳陽府一般一派，

藝：（唱）呀呀兒喲嗬嗬，

妻：（唱）鳳陽府的打扮，

藝：（唱）倒也還相合：

妻：（唱）青布的包頭，

藝：（唱）頭上兒搭着；

妻：（唱）毛藍布的褂兒，

藝：（唱）身上兒穿着；

妻：（唱）大紅的花鞋，

藝：（唱）足下兒登着；

妻：（唱）搬一把椅兒，

藝：（唱）攔門口坐着；

妻：（唱）沽一瓶美酒，

藝：（唱）姐妹們吃喝；

妻：（唱）姐妹們吃酒，

藝：（唱）聽你我來唱歌。

妻、藝：（同唱）呀呀兒喲，呀呀兒喲，

輕打鼓兒、慢慢篩着鑼，

停鑼住鼓聽你我來唱歌，

別的歌兒都（的）不消唱，

聽你我唱一個鳳陽歌呀、呀。

說鳳陽、道鳳陽，

提起鳳陽好地方，

連年干戈不停戰，

十年倒有九年荒呀、呀。

有的人家賣騾馬，

有的人家賣田莊，
祇有你我夫妻無有什麼賣，
身揹着花鼓走四方呀、呀！
唱了一個又一個，
一連唱了三、呀、呀三四個，
祇唱得夫妻舌焦口又渴，
他在那廂笑呵呵。
曹：哈哈哈，唱得好！
藝：唱得好再唱。
曹：不唱了。
藝：不唱了，拿錢來。
曹：哎呀，錢不在身上。
藝：在哪裏？

曹：隨我到書房裏去領。

藝：眞麻煩，走吓。（邊走邊說）老婆，我們唱了多少套？

妻：唱了四套。

藝：今天的生活够了。哦，到了。

妻：你去領錢。

（曹相公進門、關門介）

藝：吱，怎麽將門關上？

曹：是你來了，我要加一道門。

藝：這個壞東西！

妻：漢子怎麼樣？

藝：這個壞東西將門關上，還說我來了要加上一道門。

妻：不要生氣，讓我去罷。

藝：你去？好。老婆，你把花鼓錢領到了手就出來，他不是好東西。

妻：我知道。大相公開門！

曹：哦，是大姐來了，（開門介）請進。你們唱了幾套？

妻：唱了四套。

曹：好，花鼓錢拿去。

妻：多謝你。（走介）

曹：慢着，你們今天來了，明天來不來？

妻：我們靠賣藝爲生，怎麽不來呢。

曹：再來了，不在花園裏唱。

妻：在哪裏唱？

曹：在這裏，在這裏。（用扇調戲，被她踢了一脚）嗳喲，怎麽這壞的脾氣！（自吻扇介）『吧』，哈哈哈。（下）

藝：（在外面着急）哎呀，上了當！

妻：呸，混賬東西，與你姐姐妹妹親嘴，與你媽媽娘親嘴！

藝：出來呵！

妻：來了。（出介）

藝：你好！

妻：我有哪些不好？

藝：這裏不與你說。

妻：哪裏說？

藝：出去說。（同出介）你、你好得很！

妻：（還是很坦然的）我有什麼事不好？

藝：這裏不與你說。

妻：哪裏說？

藝：城隍廟算賬！

妻：走吧。

藝：走！

（水底魚圓場）

妻、藝：來此已是城隍廟。

藝：進去，（同進介。）破鑼也不打了。

妻：破鼓也不敲了。（見他生氣，想了想）漢子，這是今天的花鼓錢，拿去。

藝：（滿腹痛苦無處發洩，祇有怪妻子）我不要這個臭錢！

妻：（還是很冷靜）你爲何生這樣大的氣呀？

藝：我來問你，我們出門打花鼓是爲了穿衣吃飯，誰敎你與人家親嘴打啪？

妻：（不料丈夫也誤解她，很生氣）呸，誰與人家親嘴？

藝：你還噴（讀若『膨』）起我來了！你與他講的話我都聽見了。他問『你們今天來了，明天來不來？』你說『我們靠賣藝爲生，怎麽不來？』他說『再來了不在花園裏唱，』『在這裏，』『在這

裏，』『吧！』（妻欲開口，被他攔住了）嗯，（唱小倒板）
婆賤無理，婆賤無理，
帶你往長街同賣藝，（妻無法，忿恨地坐在地下）
誰敎你與人家輕薄來調戲，
全不顧爲丈夫的兩塊臉皮！
（白）我好恨！
（接唱）恨世間不平地，
富貴貧賤不同一，
可憐我鳳陽府，
十年倒有九年飢！
（白）從今後，
（接唱）鼓兒打破，呸，鑼兒敲碎，
做一個你往東來我往西！

（白）越思想越是氣！

妻：（唱）

糊塗夫天殺的，

曾記當年嫁你時，

那時節，夫妻們多恩多義，

遭災荒，祇逼得挨餓忍飢、離鄉背井、今日走東、明日往西，

今日裏，遇着了下流子弟，

仗着他有錢有勢、調戲別人的妻，

那狂徒有心將我戲，

你在門外起了疑，

反罵你妻不顧恥，

怎不叫人悲悲切切、切切悲悲好慘悽！

藝：（白）照你這樣一說，你與那人還不曾親嘴？

妻：那個下流東西，用扇子調戲於我，我還踢了他一脚的！

藝：（恍然大悟）哦，是這樣一回事呀！哎呀，這是我沒有問淸楚，錯怪你了。算了吧！

妻：（覺得自己還是滿懷寃屈）喊呀！（哭介）

藝：唉，我怎麼這樣糊塗！我與她是多年的夫妻，她的性情難道我不知道？今天不問靑紅皂白，糊裏糊塗就埋怨起她了，這是我的不是，祇得進前陪上一禮。我就去陪禮呵！（唱）

勸賢妻休流淚，你且免傷悲，

適才間，爲丈夫這不是、那不是，特地、特地、特地特地來陪禮，（爲她擦淚介）

（白）老婆，是爲丈夫不是，這廂與你陪禮。（她推了他一下，他向前跨了一步，她又惟恐他跌倒了。）

妻：（餘忿難平）哪個要你陪禮，哪個要你陪禮呀！（哭介，過場

介。）

藝：唉，她又哭到那廂去了，今天總是我的不是，縱然哭到那廂去了，不妨進前再陪一禮，這也是應該、應該呵！（唱）

勸賢妻休流淚，你且免傷悲，

適才間，爲丈夫這不是、那不是，特地、特地、特地特地來陪禮。（爲她整衣介）

（白）老婆，爲丈夫的不是，我跪下來了，與你陪禮！（妻不理）好，我來碰一個響頭，（用拳碰地介）（妻望介，又不理）

（賣藝人拉起妻手，溫和地央求她）老婆，和了吧！

（妻做介，怪他不該錯疑自己，欲用手打介，不忍；想想還是有些怪他，她用手指點他的前額，他幾乎倒下去了，她又不忍，用手扶住了他，二人和介。）

藝：（無限心酸地）老婆，

妻：（同樣的）漢子，

藝：（安慰地）委屈了你呵！

（爲了生活到處受人折磨，二人止不住痛苦，抱頭哭介。）

妻、藝：走吧！（唱）

雙攜手，出廟門，

我和你年少夫妻、

少年夫妻，

好夫妻、多恩義，

奔走天涯、患難相依，

講什麼誰高誰低，

誰高誰低又怎的？（鼓響介）

咚咚鼓兒催，

想是人家鬧喜事，

你我前去、雙雙賣藝，
夫妻也好暫充飢！

妻：（白）漢子隨我來。

藝：來了。

（二人同下）

原改編者：武漢市戲曲改進協會漢劇分會

整 理 者：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中南區代表團

百日緣（楚劇）

人物：

董永（簡稱『董』）

張七姐（簡稱『張』）

（董永先上，張七姐隨上。）

董：（唱『仙腔』）

七月十五是中元，

家家戶戶祭祖先。

爹娘死後百日滿，

我帶娘子回家去祭掃墳園。

娘子在後面走得慢……（張望介）

（白）想我董永賣身葬父，在傅家爲奴，幸喜中途路上得遇七姐，二人在槐蔭樹下結爲夫妻，多虧她一夜織成十疋綾絹，才能贖身出來。今日一同回家，夫妻們也好快樂度日啊！

（接唱）等娘子到此來同奔陽關。

張：（唱『仙腔』）與董郎配夫妻情深義厚，

恨父王御旨下拆散鸞儔。

董郎夫他在那前面行走，

那知道張七女要歸斗牛。

將身來在三岔路口，

請董郎慢慢走暫把步留。

董：（白）娘子爲何停步不走？

張：我兩腿痠軟難以行走。
董：待我去僱一輛騾馬車轎送你回家。
張：不用了。
董：爲何不用？
張：我可以緩緩行走。
董：想是爲了節省爲夫的銀錢，待我攙扶你慢慢行走。
張：有勞董郎，不用攙扶了。
董：（笑介）哈哈哈！
張：（唱『仙腔』）
董郎夫凡間人哪解其意，
怎知道頃刻間就要分離。
與董郎結夫妻好有一比，
我和你比鴛鴦不差分厘；

雌鴛鴦被鷹抓騰空飛去，
只抛下雄鴛鴦好不孤悽！
抬頭只見槐蔭樹，
董郎夫且慢走在此歇息。

董：（白）娘子爲何又不走？
張：看起來你是個無義之人哪。
董：怎見得我是一個無義之人？
張：夫妻從前成配，多虧槐蔭爲媒，如今路過槐蔭怎不謝媒呢？
董：嘁嗨呀！若不是娘子提起，我險些忘記此事，如此說來，豈不要轉去？
張：理應轉去。
董：來來來，我帶娘子一同轉去謝媒。這正是：爲人不可忘根本，
張：飲水要念掘井人。

董：來此已是槐蔭樹，娘子，你我上前多拜幾拜。
張：董郎，你妻身懷有孕，不能全禮，你替我代拜幾拜。
董：呀，娘子身懷有孕麼？哈哈哈！你旣不能全禮，我替你多拜幾拜
也是應該的呀！
（唱『仙腔』）
董永上前忙下拜，
拜一拜槐蔭樹老媒人，
多虧你與我爲媒證，
夫妻結髮恩情深，
比目魚連理枝成雙成對，
縱然是海枯石爛也不離分。
拜罷槐蔭喜盈盈……
張：（接唱）

夫妻們在樹下再叙寒温。

（白）董郎，天氣尚早，你我在此叙談一時可好？

董：好。那旁現有石凳，待我撢去了灰塵，坐下叙談。

張：董郎，你看那傅家員外爲人如何？

董：咳！那還要問嗎？自從我賣身葬父，我做奴、你爲婢，那得片刻安閑。若不是娘子一夜織成十疋綾絹，百日之後，他怎能放你我回家祭祖？

張：他不是說要置酒與你餞行嗎？

董：笑話，他豈肯與我餞行。倒是府下的兄弟們，打酒的打酒，辦菜的辦菜，臨行之時，實在有些難分難捨。

張：你一定多吃了幾杯酒呀？

董：你知道爲夫早就戒酒不飲。

張：我看你滿面通紅。

董：娘子你也是滿面紅光呀。

張：有道是『自己難觀自己的面容』。

董：臨行之時，那些姊姊妹妹們也與你餞過行了，你一定是多喝了幾杯。

張：漫說你妻不會飲酒，就是會飲酒，今天也不能飲酒。

董：爲什麼呢？

張：今天乃是母難之日，我若飲酒，豈不忘却母親養育之恩。

董：噦嗨呀！今天原來是娘子生誕之期，我應當給你拜壽。恭喜娘子『福如東海，壽比南山』，恭喜你壽活一百二十歲啊！

張：（絕望地）天哪，天哪！

董：呀！娘子，常言道『人活七十古來稀』，我恭喜你活一百二十歲，你還要『添』，添你一千歲，添你一萬歲？眞是人心不足啊！哈哈……

張：董郎，你妻我，我……（欲言又止）

董：你怎麼樣？

張：（想介）我這裏有白扇一把（取扇），上面寫有詩句，你拿去觀看。

董：待我看來：

（念詩）

白紙摺扇骨梗多，

任人分來任人合，

分合自己難作主，

美滿姻緣受折磨。（想介）

美滿姻緣受折磨？

張：董郎你可解其意？

董：不解其意。

張：解不開嗎？

董：待我慢慢想來。（想介）

張：這、這、這，有了，我不免用這一把寶扇，搧來一對鴛鴦，打動於他。鴛鴦何在？（鴛鴦飛鳴介）董郎，你看那河坡上面是什麼？

董：乃是一對鴛鴦。

張：你看他倆倒是成雙配對。

董：嗯，我們夫妻還不是一樣。

（看七姐介）

張：你妻能把牠拆散。

董：娘子話說哪裏，此鳥雖是禽類，白日並翅而飛，到晚來交頸而眠，就像你我夫妻同樣恩愛，你怎能拆散牠們？

張：雖然是恩愛夫妻，一樣能够把牠拆散。

董：拆不散的。你呀，你不要費力的好。

張：董郎你看。雌鴛鴦、雌鴛鴦，你與雄鴛鴦百日夫妻已滿，你還不與我上天。

（搧介，鴛鴦飛鳴介。）

董：（驚奇）嘁嗨呀！娘子眞有些妙趣，說了幾句話，雌鴛鴦就展翅飛去了。吓，娘子，河坡上只剩下一隻雄鴛鴦，我也能叫牠飛上天去。

張：你嗎？你叫牠也不能上天呀。

董：嗯，未必我就不能叫牠飛上天去！喂，雄鴛鴦、雄鴛鴦，你看雌鴛鴦牠上天去了，你怎麽不上天哪？你與我上天去罷，上天去罷！哦，想必是一隻聾鳥，待我撿一塊頑石打牠上天！（打介）的。

張：董郎夫呀！你乃是凡間之人，打死牠，牠、牠、牠也不會上天

董：啊，我是凡間之人，那末你呢？

張：我嗎？……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董：你是我董永的妻子呀。

張：妻子，唉！妻子倒是你的妻子，怎奈我……

董：你怎麼樣呀？

張：我是一個仙女。

董：那我還是一個仙男呢！

張：我當眞是一個仙女呀！

董：你、你、你當眞是一個仙女？

張：你妻如果不是仙女，怎能在傅家一夜織成十疋綾絹？

董：那你怎麼與我凡人配合夫妻呢？

張：這是父王玉帝的旨意，只准我們配一百天的夫妻。

董：那你要准我一百天！

張：四月初五到七月初五！

董：那只有九十天。

張：初五至十三。

董：那也只有九十八天。

張：去一天來一天。

董：什麼時來？

張：午時來。

董：什麼時去？

張：午時去。

董：現在到了什麼時候？

張：巳時已末！

董：你怎麼講？

張：巳時已末！

董：哎呀！

（唱『仙腔』）

鴛鴦要分散！

好夫妻分別在頃刻之間。

想從前配夫妻娘子心願，

願跟董永到百年，

娘子一去夫妻拆散，

撇下了我董永好不孤單。

張：（唱）

我和你百日夫妻已滿了，

埋怨你妻也無益！

董：（唱）

非是爲夫埋怨你，

主婚人不該將我欺。

張：（白）董郎，你道主婚人是哪一個？

董：我怎能不記得，家住蓬萊山蓬萊洞，姓金名日生。

張：不是的，他乃是太白李長庚。

董：怎麼講？

張：李長庚。

董：呀！

（唱『仙腔』）

李長庚、李長庚！

看起來天上神仙也無情！

婚姻哪只有一百日？

爲什麼當初不說明。

槐蔭你不該爲媒證，

太白不該來主婚，

活活逼壞我小董永，
倒不如碰死在槐蔭。
張：唉！董郎不可輕生。爲妻也是這樣想法，當初差我下凡，就不該
叫我上天，旣然叫我上天，當初就不該差我下凡。
董：如今敎我難捨難分，難道就罷了不成？
張：有道是『田地不明有中人，婚姻不明有媒人』，你我的媒人槐蔭
樹現在面前，只要你叫得槐蔭樹講話，你妻我就可以不上天去。
董：此話當眞？
張：當眞。
董：幾聲爲度？
張：三聲爲度。
董：你要聽淸楚。
張：你要叫明白。

董：槐蔭樹，夫妻從前成配，虧你開口講話爲媒，今日七姐要上天去，你還是將她留下。槐蔭樹呀！

張：（叫頭）董郎夫呀！三聲你已叫過兩聲，這一聲我勸你不叫也罷。

董：妻呀！夫妻從前成配，也是在這第三聲的頭上；如今到了生離死別之時，我怎的不叫。

張：（傷心，絕望）你不用勞力，叫也是無益的呀！

董：站開。槐蔭樹，槐蔭樹！呸！

（唱『仙腔』）

啞木頭、啞木頭！

你爲何不把我的妻子來留？

先前成配你開口，

如今做了啞木頭，

恩愛夫妻難分手，
娘子帶我一同去斗牛。
張：（唱）
夫是凡間男子漢，
妻是斗牛一天仙。
南天門外禪光現，
上帝天廷把旨傳，
午時不到就要斬，
可憐你妻好慘然。
董：（唱）
夫也難來妻也難，
張：（唱）
夫妻兩難共一般，

董：（唱）
夫難好比失羣雁，
張：（唱）
妻難好比鳳離山。
張、董：（同唱）
夫妻哭得肝腸斷，
（鼓樂聲）
張：（緊張）（唱）
耳聽得南天門鼓樂聲喧；
午時不到就要斬，
天羅地網逃也難，
難捨董郎昇天去，
（董永追逐時昏倒）

見董郎昏倒在槐蔭樹前。
哎呀！
一見我夫昏迷了，
不由七女哭嚎啕，
解下了羅裙血書寫，
咬破中指當羊毫，
狠心就把中指咬，
十指連心痛難熬。
（轉『悲迓腔』）
上寫着拜上了董郎夫曉，
勸我的董郎夫不要心焦。
我和你百日夫妻已滿了，
恨父王御旨下大限難逃，

並非是你的妻不敢違拗，
我已經有身孕腹內懷胞，
只等得春暖花香送子來到，
夫妻們要相逢二度鵲橋。
贈郎白扇無價寶，
見此扇如見妻不差分毫。
我本當往下寫血已乾了，
又聽得南天門鼓樂笙簫，
午時不到誤了卯，
斬仙台上命難饒，
難捨董郎歸去了，
（哭頭）
董郎夫，我的董郎呀！

也罷！（掃一句下）

董：（甦醒介）（唱『仙腔散板』）

適才昏迷荒郊地，

（叫）七姐，賢妻、妻呀！

（唱）

見白扇和羅裙不見賢妻。

白扇、羅裙收拾起，

血跡斑斑難辨字跡。（想介）

說什麼她是天仙女，

配夫妻哪有得只配百日？

實難捨夫妻情我要追了前去，

哪怕那天荒地老永不分離！

（追下）

原改編者：武漢市戲曲改進協會楚劇分會
整 理 者：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中南區代表團

附錄

關於漢劇『打花鼓』的修改

鄧式鏗

漢劇『打花鼓』（也有叫做『流民圖』的），是比較優秀的舊有節目之一，在內容上保存了一定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在表演方面經過藝人不斷地加以發展和豐富，特別是董瑶階先生（牡丹花，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故去）和李春森先生（大和尚）在長期合作中有許多創造，使它成爲身段很美而且變化很多的歌舞劇。事實證明，這樣的戲經過適當的修改與加工之後，能够成爲較好的古典保留節目。

『打花鼓』大概是清代的作品，見於『綴白裘』雜曲梆子腔中，很多地方戲保存了這個節目，漢劇『打花鼓』也是從它發展而來的。和京劇的『打花

鼓』比較，漢劇更多的保存了原作的優點。但就歪曲勞動人民、侮辱婦女來說，它們是同樣嚴重的，京劇並且更惡劣的把賣藝人改爲一個依賴老婆姿色生活的鴉片鬼，是一個無賴。過去一般是將『打花鼓』列爲所謂『玩笑戲』，即如被認爲比較好一點的漢劇，儘管當中出現了一個形象極其難看的醜小姐，可是被歪曲、被侮辱的還是那一對賣藝的夫妻，因而讓封建性的糟粕掩蓋了它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湮沒了它所應該表現的主題。在一些地方戲（包括京劇）中，它漸漸成了不爲人民歡迎的戲，不是沒有原因的。如果漢劇不是董瑤階、李春森二位先生對它有一些創造，對人物有比較正確的理解，也不可能成爲一個流行節目。

『打花鼓』是表現封建社會中一對農村的夫婦，在連年飢荒、無家可歸的情景下賣藝爲生，到處受人欺侮；爲了生活，他們不得不强爲歡笑，設法掙扎下去；他們互相了解，他們相依爲命，因爲他們不可能得到人家的同情和幫助；他們善良，他們有生活下去的勇氣，即使在困苦中，還是那樣堅貞，在他

們身上，蘊藏着中國勞動人民最好的品德。這就是它所保存的現實主義精神。這應該是它所要表現的唯一正確的主題。

被歪曲了的『打花鼓』，祇着重渲染賣藝人夫妻和那位『濶主』曹相公『打交道』時的一舉一動，賣藝人爲了生活，寧可讓人調戲自己的妻子，這不僅歪曲了勞動人民，而且在形象上極端醜化了賣藝人，結果使觀衆看不出他們的本來面目，使他們成了可恥、可鄙、可笑、可憎的人；彷彿他們是應該被人糟蹋、被人欺侮的，因此，很自然地轉移了觀衆的視綫，湮沒了戲的主題。一般觀衆既不願意看後面夫妻在城隍廟的那段戲，演員也不願演好那段戲，事實上它整個被歪曲了，要演好也不可能。這在京劇裏表現得最露骨。漢劇呢，像董瑶階、李春森二位，由於一向就很注重把『人物演得像』，常常在分析角色，研究人物方面下功夫。他們對角色的理解就比較好一點，因此對這一對夫妻是同情的，他們能在舞蹈方面豐富它，這恐怕是個主要的原因。但是由於一定條件的限制，他們對『打花鼓』人物的刻劃、對主題意義的傳達，還是不完

整的，是不够理想的；還不能够圍繞主題來創造完整的人物形象，還並沒有明確它所應該表達的主題。我們知道，『綴白裘』中的『花鼓』，也是有問題的，在流傳、發展和歷代藝人的鍾鍊中，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歪曲勞動人民的地方不僅沒有被糾正過來，相反的這壞的一面也得到了發展。

這個戲從開始修改到現在初步肯定的演出形式，經過了一段相當複雜、相當長時間的思想鬥爭過程。最早，由武漢市舊節目審定委員會着手修改，肯定它的主題有一定程度的積極意義，但必須愼重地『刮垢磨光』，在分析內容、討論主題的時候，對藝人也進行了敎育。有的同志結合自己今天的幸福，回想在舊社會所受的痛苦，發言時禁不住哭了起來。在修改方法上决定去掉它的糟粕，保存優美的舞蹈，把人物的性格明朗起來，把醜化勞動人民的形象糾正過來。這便是中南會演時期的『打花鼓』。那時雖然找出問題的癥結，但對問題的看法還是不深刻的，因此在『能小改就不大改』的原則下，有些束手束脚，有些不能『割愛』。對於醜小姐問題的看法，認爲讓一個美麗的勞動婦

女——賣藝人妻和她對比，正顯出封建階級的小姐公子的醜惡，認為把它保留下來是有好處的。對於糾正歪曲勞動人民的形象（主要是賣藝人），認為要在不損害原有舞蹈美的條件下進行，而沒有十分重視這應首先解決演員的思想問題。在內容方面，對於『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飢』沒有足够的認識，將它保留下來了。因此，中南會演時的『打花鼓』並沒有完全解決問題。

當然，這並不等於說『打花鼓』不是一個較好的古典節目。中南區代表團把它帶到北京作為參加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會演大會的準備節目，經過再度修改，曾經作為大會的招待節目演出。再度修改解決了兩個重要問題：一是糾正了『自從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飢』的不正確的歷史觀點；同時，明確了它所應該表現的主題，肯定它應該是一個悲劇，它不但在藝術形式上有其特點，也有它一定的思想性。一是果決地删去了醜小姐的戲。從表達主題來看，醜小姐的戲不是主要的東西。醜小姐和丑公子在『打花鼓』中出現，正是它表現的人民性的一面，我們知道，在許多優秀的舊節目中，民主性往往是和封建

性的糟粕交織在一起的。醜小姐雖然表示封建階級一般小姐的醜惡形象，但她在這個戲中傳播了更多破壞主題的東西，因此保留丑公子而去掉醜小姐是必要的。從結構上看，删去醜小姐，整個戲的發展顯得更集中、緊湊，更自然、流暢，對主題的傳達更爲有利，這正是掌握中國戲曲的特點。從舞蹈、動作來看，删去醜小姐，並不破壞原有的優點，相反的，因爲『有删必有增』，使原有的優點更爲突出。再度修改也留下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要解決表演方法問題，還必須讓演員通過一定的思想鬥爭過程，讓觀衆教育他，讓具體的事實教育他，也就是首先從思想上解决問題，並且通過實踐不斷提高。這個問題最後在中南戲曲代表團旅行公演期間得到了解決。

中南區戲曲代表團旅行公演所帶的節目，『打花鼓』是唯一沒有得獎的。由於它經過兩度修改，並且在旅行期間不斷錘鍊，再加它本身具有很動人的舞蹈，因此在各地與得獎節目一樣受到重視。同時，由於演員（主要是賣藝人）受了所謂丑角技術傳統的限制，思想上還存在問題，雖然它有着生動的內容與

美麗的舞蹈，但並不能讓演員在舞台上完整地表現出生動而且眞實的勞動人民形象。飾演賣藝人的李羅克同志，是漢劇中很有修養的丑角演員，漢劇丑角在技術上確是有一套很寶貴的遺產，特別是李春森先生在長期勞動中豐富了它。儘管如此，今天看起來也不是不加批判、不加選擇而完全可以保存下來的。正因爲它是智慧和勞動的結晶，所以當我們還沒有比較高的分辨能力時，必然會產生精華糟粕兼容並蓄的現象。但這個問題李羅克同志最後把它解決了。他在『思想小結』中曾經這樣寫道：

『初改的「打花鼓」在中南會演時，崔團長說豐富的內容還沒有表現出來。賣藝人的面部美身上不美，原因是保留了丑角的矮步法。我想矮步法是苦工，整個舞蹈要它支持，那時思想搞不通……。把醜小姐取消了，我認爲是笑料中間一個損失。由那時起「打花鼓」就成了我一個包袱，揹了好幾省。』

後來經過領導及幹部分析，指出這是保守觀點和技術觀點阻礙着他的進步，使他經過了長時期的思想鬥爭。最先他本來認爲『劉海』砍樵寫了生活，雖然演

員體會了生活，但不能用很好的技術表現出來，後來『劉海砍樵』經過不斷加工，演出成績大大提高；而『打花鼓』呢，據李羅克同志的看法，和它恰恰相反，雖有技術，但對生活的體會很缺乏。這對他的教育非常大。與這同時，他又產生另一種新的思想情況，覺得『打花鼓』的賣藝人應該由小生演了。經過領導及幹部進一步幫助，他開始認識到『這不是分行當的問題，人民的戲還人民的本來面目，……演員分行當是對的，這是分工，是按才錄用；比如漢劇「審陶大」，陶大運用了花面的動作，爲什麼還讓丑角演而不讓花面演呢？這是對劇中人負責，也是對人民負責。』（見李羅克『思想小結』）這樣才使他的認識轉變過來。李羅克同志後來也說：『崔團長告訴我，矮步法使賣藝人站不起來，這句話解決了我的思想問題。』所謂矮步法，確實在『打花鼓』中歪曲了勞動人民的形象，賣藝人用矮步法來表演舞蹈，恰恰是『形式主義』的，與它有着豐富生活的內容是脫節的。但這不等於全部否定漢劇丑角的矮步法，祇要它能運用得恰當就應保存下來，這是有條件的。賣藝人批判地修正了矮步

法，不但沒有破壞舞蹈，却使舞蹈更美，更健康，更能與生活結合起來。所謂技術是表現生活的能力，在這裏又一次得到證明了。我們認爲丑角在戲曲中還是有其重要地位的。詼諧的樂觀的勞動人民由丑角來演是恰當的，問題在於它是否能正確地表現勞動人民。

現在的『打花鼓』，較之原來漢劇所流行的已經不同了；雖然，劇中刪去醜小姐這個人物，雖然賣藝人的身段有若干修正，改動還是很少的，而且完全保存了原有的優點。所不同的是它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突出的顯示出來了；戲的結構更緊密、集中，更能表達它所應該表達的主題了。

經過修改的『打花鼓』，曾經有人懷疑觀衆不能接受。這當然是值得重視的。不過問題在於修改工作是否愼重，是否準確，否則就很難得到觀衆批准。去掉醜小姐，並且經過進一步淸理的『打花鼓』回到武漢第一次演出時，演員曾經要求『如其讓熟悉這個戲的觀衆提出意見，就不如把醜小姐仍然加上去』。我們認爲這對修改的『打花鼓』正是一個最好的考驗，不同意那樣做

法。結果不但觀衆沒有提出反對，後來武漢市戲改協會漢劇分會組織節目演出時，觀衆一再要求加演或是換演這個戲。這證明『打花鼓』修改的正確是可以肯定下來的。

『打花鼓』的修改工作做得是否正確，我們還可以將原作和它對照起來分析一下。這裏可以舉出幾個例子來。

原來『打花鼓』中有一段唱詞是這樣的：

『姐在房中悶沉沉，情郎跌跪地埃塵，昨夜與奴宿一晚，把奴丟在九霄雲，你眞正無有良心，你實實無有良心，用手攙扶小情人。（重句）』

經過修改之後的是這樣的：

『年年災荒鬧不停，兒女百姓難生存，祇說世上皆一等，誰知人間不公平，朱門酒肉臭，街頭叫苦聲，清歌妙舞奉上賓，人家歡喜我傷心。』

我們覺得修改之後更能表現賣藝夫妻在連年飢荒、民不聊生的情景下的痛苦。推翻這段原詞，對『打花鼓』全劇來說並不是一種破壞，却更能表露人物的性

格。曹相公引賣藝夫妻到花園去歌唱的時候，他們原來這樣念道：

藝：花鼓咚咚上長街，

妻：引動四方君子來，

藝：唱得姐妹心歡喜，

曹：賞你三文銅錢買草鞋，

藝：遇着貴人賞錢財。

修改本的末一句改爲『我們不要分外財』，這樣比較能寫出勞動人民正直的品德，也就是對原作歪曲勞動人民貪圖小利來回擊一下。（因爲去掉了醜小姐，所以第三句改爲『唱得列位心歡喜』。）又如『鳳陽歌』的最後兩句，原來是『祇唱得後花園中姐兒妹子一個個笑呵呵』，去掉醜小姐後，改爲『祇唱得夫妻們口乾舌焦，他在那廂笑呵呵』，剛好將花錢取樂的地主階級和賣藝夫妻的不同心情表現出來，這樣對照起來，對表達主題也是有幫助的。

一般認爲『打花鼓』的舞蹈是很豐富的，但是經過修改以後，並沒有取消

或破壞它的舞蹈。據董璐階先生說：『打花鼓』所有身段的變化，是從兩個最基本的架式中脫胎出來的，那就是賣藝人的『貓頭』格式和其妻的『蝴蝶』格式，所有那些複雜而美麗身段的變化，就正像一隻機警的貓和一個美麗的蝴蝶，在歌聲中飛舞。是不是賣藝人修改了它的矮步法就使這樣優美的舞蹈失去它應有的美呢？演員們並沒有提出意見來；因爲賣藝人的面部表情既比以前明朗、可愛，身段也更健康、更美了，而且和人物性格、戲的發展結合得更好了。

原劇在見醜小姐以後，每段唱詞開始的身段是『漁翁撒網』，收尾是『猿猴偷桃』，唱『輕打鼓兒慢慢篩着鑼』時，先是『天女散花』，接着變化出『浪子撿柴』、『雙風貫耳』、『撥草尋蛇』、『船頭撒網』的身段；唱『聽我唱個鳳陽歌』身段又變了，由『童子拜觀音』、『連環圈』變化出『白雞登窠』，亮出『犀牛望月』的相來，唱到『十年倒有九年荒』，且角身段的變化更妙，配合着賣藝人，由『雙龍出水』、『蘇秦背劍』、『雙龍取珠』變出

『海底撈月』以至於『雙蛇出洞』，那是美極了。雖然董瑤階先生已經去世，但是這樣美的舞蹈還是大部分保存下來了的。是不是去掉醜小姐這個角色，就取消或破壞了這樣美的身段呢？事實證明這些在修改的『打花鼓』中並沒有受到損害。我們不能脫離內容來看舞蹈，如果那些身段妨害戲的發展，也未嘗不可以愼重地加以整理。有個原則是重要的：應該保存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決的保護它，並且發展它；應該修正的東西我們必須加以修正。我們對『打花鼓』中矮步法的看法就是這樣的。

這祇是幾個比較明顯的例子，也就足夠說明修改工作掌握了正確的原則『有刪必有增』，一切修改必須服從主題，必須是在毛主席指示的『去其糟粕、存其精華』的原則下進行的。所謂『有所刪除必有所增益』，就是說審定、修改舊節目不是對原有優秀藝術傳統加以破壞，正是爲了發揚它、發展它。而且，修改工作單純祇在內容上着手，而不同時在表演上解決問題也是不行的。『打花鼓』的修改，雖然還祇是初步肯定下來，還有必要作進一步的

豐富和提高，但對於我們審定、修改舊節目却是一個很大的教育。

『百日緣』的精華和糟粕

江 淵

一

楚劇『百日緣』是一個較好的神話戲，但它的全部脚本今天還沒有發現，在楚劇以外的劇種當中，除了『槐陰記』的傳奇本之外，其他的地方戲如黃梅戲、婺劇，都還有保留着全本的。楚劇所演出的，就只有『天仙配』和『百日緣』兩折，『天仙配』又名『遇路』，『百日緣』又名『分別』，近年來雖也曾演過『全部』的『天仙配』，其實除了以上兩折以外，其餘都是沒有劇本的『活詞戲』，所以演出很少精采。受到廣大羣衆歡迎的，在楚戲裏仍然只有『遇路』『分別』兩齣。

董永和張七姐的故事是這樣的：

民間傳說，董永是一個賣身葬父的孝子，他的孝行感動了天帝，天帝要對他有所『嘉獎』，於是命令他第七個女兒下凡去和董永成婚。爲什麼要命令她去呢？據說因爲她曾在天宮中思凡，對她來說又是一種『懲罰』，因此這個命令中就有了一條很奇怪的限制，她們的婚姻只許結合一百天，一百天限滿以後仍舊要分開的。張七姐隨着太白李長庚來到人間，等候在董永將要去到傅員外家中上工的中途槐蔭樹下。他們相遇以後，張七姐提出了要和董永做夫妻的要求，中間經過槐蔭樹爲媒，李長庚主婚，他們終於結爲夫妻，並且一同到傅家去上工。他們在傅家受過許多凌辱，最後虧了七姐一夜織成十疋綾絹，作爲贖身的代價，二人才得一同回家。在歸途中，天上百日限期已滿，這時張七姐和董永雖然已經有了眞正的愛情，但是，她知道天上的律條是非常冷酷無情的，爲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同時也是爲了保全董永，更重要的還有她和董永已經有了一個胎兒，爲了保全這一條小的生命，她不得不忍痛和董永告別。

民間傳說到此並未中止，因爲人民的願望不是這樣能夠滿足的，所以在後

面又安排了董永因進寶而中了狀元，傅員外的女兒嫁給董永做了妻子，以及七姐爲董永在天宮中養子，最後排除萬難把這孩子送給董永；這就是民間傳說中的一段精采神話——『麒麟送子』。

二

『百日緣』是二十四孝中獎勵行孝的故事之一，雖然它是民間流傳的神話，有『在幻想形式中征服命運』積極的一面，但也有更多的封建性的糟粕，夾雜着不少宣傳因果報應，讓人們相信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論點。因此要對這個戲進行修改，不僅僅是要保留它美麗的神話部分，更重要的是徹底清除其中封建、迷信的渣滓，使張七姐和董永兩人火熱的愛情，能夠突破命運主宰給她們的限制和壓力，大胆地寫出了她們的控訴和希望。這一劇目的改編意圖和演出效果應該是這樣的。

『百日緣』的精華和糟粕，就手頭的劇本來加以分析，可以說是瑕瑜互見

的，先談它的糟粕吧：

原劇本當中對於宿命論的宣傳，是隨時出現的，有些地方並嚴重地妨害了神話故事的主題，如『遇路』的唱詞，張七姐一開口就是：

父王旨意難違抗，
命我下凡配董郞。

接着還爲這『難違抗』的『旨意』加以解釋說：

孝子孝天仙，
中途遇神仙，
百日夫妻滿，
美名萬古傳！

主婚人李長庚也『預祝』他們：

我家侄女跟你去，
百日夫妻福壽齊。

這些唱詞中，把『命中注定的姻緣』一再强調，把所謂對於行孝的『獎勵』而實質上是一種殘酷折磨的現實，通過了宿命論的麻痹，完全使它美化了，讓觀衆們覺得董永的遭遇是『倖遇』、是『殊榮』，所以到了後來百日期滿，那樣痛苦的離別，也成了應有的結果，還要讓張七姐留下一件寶物，董永就依靠這件寶物中了狀元。這些或許還夾雜有當時人民的想望，不過由張七姐口中所做的結論：『但願得董郎夫代代保朝』，却完全是封建統治階級所贊成的東西了。

透過了其中某些消極的、反動的東西，我們還可以探索一下，人民的願望是什麼？究竟哪些東西是它的精華：

張七姐和董永的結合，應該說完全是勞動人民的理想，他們希望有一個美麗而又勤勞的妻子，這些理想便集中在張七姐這個人物身上：她既是民間傳說中美麗的象徵——仙女，同時她又能在一夜之間織成十疋綾絹，也是古代人民對於生產技術的浪漫的幻想。在這個基礎上面，使得他們的愛情一天比一天鞏

固起來，完全是有根據的。

另外，寫他們人間的愛情也不是毫無鬥爭的，首先安排了一個傅員外的兒子嫉妬董永和張七姐的姻緣，並且對她多次調戲而受到了應得的教訓，後來他陷害董永，又要董永到虎狼成羣的深山中去砍伐樹木，由於張七姐贈了一柄寶劍給他，董永終於戰勝了危險而生還，這些地方也是表現勞動人民所歌頌的患難相顧的愛情與英勇無畏的鬥爭。

最後在傅家賭賽織絹，是故事中的一個高潮，但是一夜織成十疋綾絹（一說是七七四十九疋綾絹），並不是處理成為張七姐一人的奇蹟，而是由一羣仙女下凡來完成的，在充滿了人情味的叙述中，讓董永夫婦戰勝了傅員外一家，也就滿足了人民的願望。

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張七姐和董永在人間所建立的深厚的夫妻感情，是足以駭倒封建統治階級的，因此，也是封建統治者所不能容許的。從『分別』中又可以看出，張七姐在那時已經不是執行她父親給她的什麼『獎勵

孝行』的任務，而是對她父親這種不近人情的命令加以控訴了，一方面她滿意她和董永的婚姻，『與董郎配夫妻情深義厚』，另一方面就發出了哀怨，『恨父王御旨下折散鸞儔』，後來竟率直地把這冷酷無情的命令比成襲擊弱者的鷹鷂，把自己的遭遇比成：『雌鴛鴦被鷹抓騰空而去，丟下了雄鴛鴦好不孤悽！』最後更發出『既然要我下凡，就不該要我上天，既然要我上天，又何必命我下凡』的質問；她還說『田地不明有中人，婚姻不明有媒人』，要董永去向媒人——槐蔭樹去問理，這些地方都恰如其份的寫出了張七姐的反抗精神。

不過她不是毫無顧忌的，她不一定害怕『午時不到就要斬』，但想到了『身懷有孕』，爲了董永和董永的孩子，就不得不忍痛求得保全了，她有生存下去的决心，所以她堅定地說出了她的希望：『只等待春暖花香送子來到，夫妻們要相逢二度鵲橋。』根據民間傳說，她最後在天宮裏生下了她和董永兩人的孩子以後，是實踐了這個諾言而把孩子送給董永了的。

在一定的條件限制之下，張七姐沒有和董永在人間做一對白頭偕老的夫妻的可能，當時神話的作者這樣來處理他們，還是有它積極意義存在的。

三

『百日緣』的修改，是根據前面的分析來加以取捨的，把宿命觀點以及爲了將來董永要和傅員外的女兒結婚，讓張七姐和傅小姐成爲莫逆相交，甚至比離開董永還要痛苦的敘述完全刪節了，加强的是董永和張七姐這兩個人物性格的刻劃和心理的描寫，要表現出他們的控訴和憤怒，也要寫出他們的希望。

董永是一個純樸善良的勞動人民，當他滿意與張七姐的結合，更因爲贖身回家充滿了新的希望，同時又爲了七姐懷孕而感到無限喜悅的時候，忽然聽到了『百日姻緣已滿』的奇怪消息，他是非常驚詫幾乎難以置信的，最後不由得他不相信了，這時他還想『據理力爭』，他相信做神仙的一定會講理的，所以問到『主婚老人他是誰』？經張七姐明白告訴他主婚人就是李長庚時，他就大

胆表示了不滿：

李長庚，李長庚！
看起來天上的神仙也無情！
婚姻哪只一百日？
爲什麼當初不說明。
槐蔭你不該爲媒證，
太白不該來主婚，
活活逼壞我小董永，
倒不如碰死在槐蔭！

張七姐和董永完全是一致的，她不相信這個命令，她要董永去問媒人，希望媒人——她父親的代理人能够答覆，當然這個希望最後是落了空的，董永理直氣壯地質問了槐蔭樹，槐蔭樹本來講過話，開過口，這時却被問得啞口無言，董永由不滿而產生了强烈的憤怒：

啞木頭、啞木頭！
你爲何不把我的妻子留？
先前成配你開口，
如今做了啞木頭……

發展到張七姐去後他講的：

……說什麼她是天仙女，
配夫妻哪有得只配百日？
實難捨夫妻情我要追了前去，
那怕是天荒地老永不分離！

這完全是很純樸也是很必然的要求，說明了人間火熱的愛情，是可以突破天上冷酷的紀律的。

原本中張七姐告別董永時，安排得比較蕪雜，主要的是爲了董永將來的『金榜題名』和『洞房花燭』的伏綫，這些雖然也是當時人民的幻想，究竟不

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應該是原劇最後『送子』的結束，因此修改本把誇讚寶物能夠『呼風喚雨』等等部分完全捨棄了，加强了他們共同的希望——將來的『送子來到』與『二度鵲橋』。這樣，使得張七姐不是爲了害怕『斬仙台』而屈服，也不是『無情』的『天上神仙』，相反的寫得她更敢於反抗，更寄有熱烈的希望，後來並實現了這些希望。

『百日緣』的修改本，只是初步淸除了原本中的糟粕部分，適當地豐富了神話戲所要求的美麗的形象和强烈的希望。限於『分別』這一折故事還只是悲劇的範疇，因此這裏面所能表現的，也只有張七姐對於那不合人情的『法律』的控訴，董永對於天上人物的憤慨，同時也表現了張七姐對於愛情的堅貞以及這一對恩愛夫妻對於美好的將來的强烈希望。

因此，當『百日緣』還只是現在所流行的這樣一個單折戲時，要把它當作一個完整的神話故事來看待，顯然還不能滿足羣衆的要求的，我們希望演出者要能够了解它的基本精神，也要善於分析其中哪些是神話戲的精華，哪些是宿

命論的糟粕，使得董永和張七姐這兩個人物的性格得到正確的表現，並使這一個神話戲的精神獲得最大限度的發揮。

民間流傳的神話故事，不但是樸素的、美麗的，而且强烈地表現了征服命運的幻想形式，『牛郎織女』用鵲橋相會來結局是這一形式的表現；『白蛇傳』的雷峯塔倒，『梁山伯與祝英台』的雙蝶飛舞，也都是這樣形式的表現。『百日緣』的結局，用張七女『麒麟送子』來結束，也是這樣的作用。楚劇現在演出的『百日緣』（遇路、分別兩折），是應該根據人民的理想和人民的願望進一步加以充實，使得它更美麗，更完整，更敢於反抗神的權威，追求他們眞正的人的生活。

通過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全國戲曲工作者在思想上和理論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大都理解了我們爲什麼贊成神話戲但又反對迷信戲。我們相信，從這些實際的改編整理工作當中，在戲曲工作者的努力之下，『百日緣』是可以在最短期內發展爲完整的劇本的。

價人民幣二千七百元